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西漢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編

公孫弘

菑川薛人以賢良對策為博士數年歷御史大夫為丞相封平津侯

賢良策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以前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論邪吏書奏天子以冊書答問弘復對上異其言

武帝策諸儒制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

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

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徳者進無徳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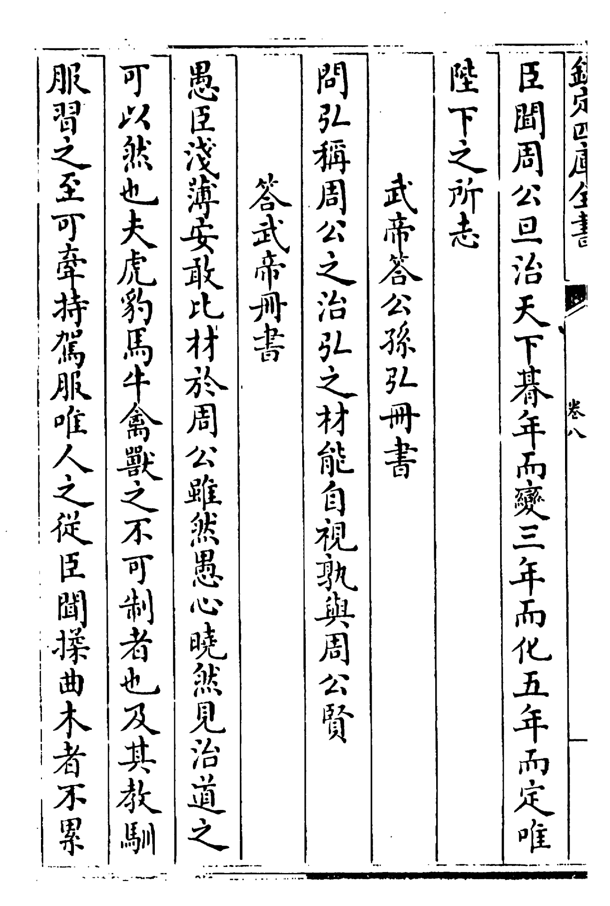
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

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于上官亂于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

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上邪吏疏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埶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



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
陛下之所志

武帝答公孫弘冊書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答武帝冊書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
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
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

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并漢書

禁民挾弓弩奏東郡盜起弘奏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以大不便上以難弘屈

服焉

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

挾弓弩便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内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

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

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

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

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

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

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

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請廣興學官奏武帝時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可自此公卿大夫

吏士彬彬多
文學之士矣

丞相御史言制曰葢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内及外

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蓺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

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

功令他如律令 史記方正博聞漢書作方聞治文下有舉遺二字廣作厲脩作興道邑作官

試作課

請徙汲黯為右内史奏 黯伉厲即高嘗觸丞相弘廷尉張湯等為所深嫉欲誅之以事弘乃上言黯由主爵都尉徙為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

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

乞骸骨疏 淮安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諸侯畔逆奉職不稱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上報不許賜告牛酒雜帛數月有瘳復視事

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知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

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史記

同前　漢書

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武帝報公孫弘詔 元朔三年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

君宜知之葢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 史記

同前 漢書

古者賞有功襃有德守成上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葢君子善善及後世若兹行常在朕躬君不

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

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

弘以元光五年為國子所推上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緵撲滿一枚書題遺之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

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總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總

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

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西京雜記 緎一作 緎一作緎 綾一作總

孔答賦 爛不存

董仲舒 廣川人初為博士以賢良對策為江都相廢為侍中大夫復為膠西王相病免終于家

賢良三策 并制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覽而異焉乃復策之仲舒對畢以為江都相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

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

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

畧乎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

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欽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

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觧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

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

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

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

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歳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

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禄于天夫仁義禮智

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制曰葢聞虞舜之時游于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葢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

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嗚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葢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

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

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

則不遜偷則固偷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于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

王之道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

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

大平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

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于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令勿牵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制曰葢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

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令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

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令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

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衆少成

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

知之此唐虞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
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
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
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
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獘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

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
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
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
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惪嘉道愍世俗之靡薄
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
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
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爾若迺論政事之

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于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

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百姓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羡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

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敎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

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冦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

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論種麥 時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舒說上

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人言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

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

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寛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高廟園災對 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為中大夫居家推說其意屮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

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埶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辠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宫釐宫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

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下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獘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獘又亡以化之夫繼二獘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雜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

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耳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内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辠在外者天災外辠在内者天災内燔甚辠

當重燔簡皋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郊祀對 仲舒爲公孫弘所嫉出相膠西王王聞其大儒善待之仲舒恐獲皋病免歸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所著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餘萬言此載春秋蕃露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于郊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禮三年喪不祭其

先而不敢廢郊郊重于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賔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牲非禮也臣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剛羣公不毛周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曰武王崩成王幼而在襁褓之

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
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
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于諸侯臣仲舒愚以
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魯何緣
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
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臣湯
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
用純騂剛周色尚赤以天子命郊故以騂臣湯問仲舒

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奈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雨雹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脇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冉流散

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慝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歊蒸而風雨雲霧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攅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

虚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氷霰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裔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

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

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葶藶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下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

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敢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敢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敢曰災沴之氣其常存耶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敢還延負牆俛揖而退

粤有三仁對仲舒為江都相以禮誼匡正易王久之王問仲舒以粤有三仁仲舒

對王

曰善

江都王問仲舒曰粤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吴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粤有三仁桓公決疑于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吴乎由此言

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漢書

同前

命令相曰大夫蠡大夫種大夫庸大夫睪大夫車成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吴遂滅之雪會稽之恥卒為伯主

范蠡去之種死之寡人以此二大夫者為皆賢孔子曰殷有三仁今有越王之賢與蠡種之能此三人者寡人亦以為越有三仁其於君何如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伏地再拜對曰仲舒知褊而學淺不足以決之雖然主有問於臣臣不敢不悉以對禮也臣仲舒聞昔者魯君問於柳下惠曰我欲攻齊如何柳下惠對曰不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之也謀伐國者不問於仁人也此何為至於我但見問而尚羞之而況乃與詐

偽以伐吳乎其不宜明矣以此觀之越本無一仁而安得三仁仁人者正其道不謀其利脩其理不急其功致無為而習俗大化可謂仁聖矣三王是也春秋之義貴信而賤詐詐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為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子言羞稱五伯為其詐以成功苟為而已也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五伯者比於他諸侯為賢者比於聖賢何賢之有譬猶珷玞比於美玉也臣仲舒伏地再拜以聞

五行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

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旣得聞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

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黄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聲言應對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恭則目說矣言理應對遜則耳說矣好仁厚而惡淺薄就善人而遠僻鄙則心說矣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春秋繁露

諸丞相公孫弘記室書

仲舒治春秋推災異為江都相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弘為丞相仲舒廢為中大夫居家其後仲舒以廉直為弘所嫉出為膠西相尋病免　章藻注云此書當在弘為御史大夫時漢御史大夫與丞相俱稱三公

江都相董仲舒叩頭死罪再拜上書君侯以周召自然休質擢升三公統理海內總緝百寮未有片言之教郡國翕然望風更思改新以助至治羣衆所占必有成功仲舒叩頭死罪仲舒愚戇素無治名大漢之檢式數蒙君侯哀憐之恩悞被非任無以稱職仲舒竊見宰職任

天下之重羣心所歸惟須賢佐以成聖化願君侯大開蕭相國求賢之路廣選舉之門既得其人接以周公下士之義即竒偉隱世異倫之人各思竭愚歸往盛德英俊滿朝百能俻具即君侯大立則道德弘通化流四極仲舒愚陋經術淺薄所識褊陋不能賛揚萬分君侯所棄損竊閫春秋曰賢聖博覩以章其名擇善者從之無所不聽又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故輒披心陳誠仲舒叩頭死罪死罪夫堯舜三王之業皆由仁義

為本仁者所以理人倫也故聖王以為治首或曰發號出令利天下之民者謂之仁政病天下之害於人者謂之仁心二者備矣然後海內應以誠惟君侯深觀往古思本仁義至誠而已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飢餓其死傷者半盜賊並起發亡不止良民被害為聖主憂咎皆在仲舒等典職防禁無素當先坐仲舒叩頭死罪死罪仲舒至愚以為扶衰止姦本在吏耳宜一考察天下領民之吏留心署置以明消滅邪枉之迹使百姓各安

其産業無有寇盜之患以蠲主憂仲舒叩頭死罪謹奉春秋署置術再拜君侯足下 古文苑 章藻云大漢上或脫一字弘通一作弘裕理人倫一作序人倫民一作人害于人一作害于心春秋曰數語皆春秋傳緯之辭 按本傳云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

山川頌

山則巃嵸𡾰嶊嵬崔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寶藏殘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浮濡大者無不中小者無

不入持斧則砍折鐮則艾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泣泣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閒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潔清

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郊祀文 下並春秋繁露

皇皇上帝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言而已矣夫不自為言而為庶物羣生言以人心庶天無尤也天無尤焉而辭恭順宜可喜也 右郊祀九句陽數也

求雨祝 仲舒為江都相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

陰其止雨反是

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起進清酒膊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

止雨祝

雨以大多五穀不和敬進肥牲以請社靈社靈幸為止雨除民所苦無使陰滅陽陰滅陽不順于天天意幸在於利民願止雨敢告

奏江都王

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毋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寛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内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

西漢文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校對官中書臣孫　球

謄録監生臣鄧培善

謄録監生臣馮光熙

西漢文紀卷九

明 梅鼎祚 編

孔臧魯國人嗣父彦封蓼侯官至御史大夫元朔二年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 按表三年即坐事免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仕歷御史大夫自謂世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使垂來嗣武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由

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欻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惟閻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嘗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

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俗儒羣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髣髴惡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雠古之隷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磨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絶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顔閔不殁

游夏更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琳位諸吏亦博學問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滋滋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霤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霤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

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羣臣並參侍見待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忘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並孔叢子 李善選注引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為與從弟書誤 朱熹云孔叢子所載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僞造漢人文章

孔安國 臧從弟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歷臨淮太守

尚書序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十餘篇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説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

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删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讃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是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隆興開設

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于堯典益稷合于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蔵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孔子家語序附

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别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録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説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

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殁而微言絶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游説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

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没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為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别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

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㫖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連叢子敘書附

家之族胄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為褒城侯小子之後彦以將事高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

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以貲為郎使蜀為中郎將病免

喻巴蜀檄 相如為郎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理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

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譲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史記漢書請朝作納貢怠惰作惰怠皆爭歸義作嚮風慕義士民作士義作議行事作事行役作使知作諭

難蜀父老文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是時卭莋君長願為內臣比南夷上用相如言以為中郎將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皆知天子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葢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兹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

左右患之且夫卭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滋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

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

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傴而不安夏后氏戚之迺堙

鴻水決江疏河漉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

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

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兹且夫賢君之

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説

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

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

莫匪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内冠帯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内嚮而怨曰葢聞中國有至仁焉徳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雨盤夫爲之垂涕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
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迺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
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曜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
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
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

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敢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史記漢書紘作云澍作需滿作蒲薦作揩余尚作僕尚常之所異作常人之所異原作元浡作沸登作升陗陋作崎嶇水作原漉作灑蟾作澹躬胝無胈作躬胝無胈閡作絃澤作淫地作

域輿作車弑作殺奴作奴虜衆作衆零作靈阻深作留爽誅伐作討伐遲作夷王事作王者焦明作焦朋芒作茫怠作勞

諫獵疏　相如嘗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

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内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娱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葢明者遠見于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史記漢書害作難

涉乎蓬蒿二句作涉豐草騁丘虛禍作害喻作諭

赤牘清裁載司馬相如答牂牁盛覽云詞賦者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　按西京雜記曰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云云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則本非書也

封禪書

相如病免家居茂陵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歴撰列辟以迄於秦卒
迺者踵武逊聽者風聲紛綸葳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
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
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
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后稷
后稷創業于唐公劉發跡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
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

然無異端慎所由于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于繈緥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陜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

麋鹿之怪獸導朶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收龜於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葢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葢號以況榮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

獲燿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迺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

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葢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葢未嘗有宛宛黄龍興徳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記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

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史記漢書擬作選遜聽作聽遜綸作輪續作繼闇也作闇已唐堯無唐字夷作遲濛涌作龎洪溠作逢漫衍作曼羨旉古布字飄作焱陝作陿沫作末湮作鬱晢作晰凱澤作闓懌導作導獲周餘珍作獲周餘收作放攘古讓字其何作何其懤作謥浹作液薦作慶謙作嗛闇作闇亦梁甫靡幾作罔幾濟世作濟厥世丕作卒薦作縉校作祓義作儀愉作俞乃作作遂作非並作匪濡之作偏我専作布慕思作慕之君乎並作君兮般般作股股囿作圃嘉作喜睦睦作穆穆能作態觀作視蹤作從茲亦作茲爾帝以作帝用炫作玄熿作煥湟作煌記作託德作事興必作於興必

題市門晉常璩華陽國志蜀郡城百十里有昇仙橋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陳以莊註云相如題柱本云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此文小異

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

唐蒙

上武帝通夜郎書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蒙為番陽令上書拜蒙郎中將往諭置揵為郡

南粤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

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易甚史記十餘萬漢書作十萬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待詔金馬門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初上武帝書武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諫起上林苑建元初武帝數好微行後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詔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欲除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悦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拜朔為

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按劉向嘗録朔書則此類雖云從旁進諫及化民有道對亦是面語今據文義本末粲備必朔書有載而班氏采之入傳也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

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
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
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
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
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

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

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化民有道對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朔雖談笑然時觀察顏色直

言切諫上常用之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為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北堂書鈔　初一作故是故作是以馳造之一作尊寵之楊用脩云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也鼎

按六朝人事中多用之具見于後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甘泉願借外廏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榮一作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並東方朔別傳）

答驃騎難

干將莫邪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驎綠耳蜚鴻驊騮天下良馬也

将以捕鼠於深宫之中曾不如跛猫麒麟一作騏驥

答客難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内

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廪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

賔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戸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

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宫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説封於齊七百歳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鸑鷟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

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文選漢書記作數無天下平均二句淵作泉馳作談無傳曰六句鶻作駡塊作魁無漢用二

字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

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也葢懐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説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毁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逄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

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殺戮賢聖親近

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喣喣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
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
聖主得清燕之閒寛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
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
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
于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
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
仁祖義褒有德禄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

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逄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省危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産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䘏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之謂也漢書是不忠文選作臣不忠閔作愍賢聖作賢臣之治作理嚴作莊主作人主家山作深山懼作懼得清燕作得賜清燕渭作渭水躬作親刑罰作刑辟

隱真論見佛藏辯正論

處天地之先不以為長在萬古之下不以為久隨時應變與物俱化

寶甕銘王子年拾遺記黄帝時碼碯甕堯時猶存甘露在中謂之寶露及舜遷寶甕於衡山故衡山有寶露壇於壇下起月館時有雲氣生於露壇人遷甕於零陵舜崩淪於地下後秦始皇從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至漢東方朔識之乃

作寶甕銘 前云碼碯後云赤玉一甕兩物虛謬可知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三壺者方壺蓬壺瀛壺也八鴻者八方之名也

旱頌

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遥望白雲之鄰淳滃曈曈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羣生悶懣而愁憒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為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遺禍痛皇天之靡濟

誡子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東方朔集

臨終諫天子帝曰今顧東方生多善言怪之居無何朔果病死見褚先生補傳

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

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

嗟夷齊 北堂書鈔此未詳為文為賦附載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公孫卿

受申公札書 武帝得寶鼎之歲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因嬖人奏之帝問卿對以受此書齊人申公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云云申公因言黃帝升仙事拜卿為郎進中大夫

黄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僊登於天漢書宛朐作冕侯

鼎書

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並史記

西漢文紀卷九